

三少爷的刀

鲁卫著



三少爷的刀

鲁卫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立

重出江湖系列 ③

三少爷的刀

作者:鲁卫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3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223-00982-3/I·270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序	(1)
一 黄河第一狂徒	(2)
二 中原天骄尊者	(15)
三 站立的镇长	(26)
四 弯刀与小叶	(41)
五 论天下英雄人物	(52)
六 海底奇功	(67)
七 意中老太婆	(75)
八 竹林奇事	(82)
九 客棧之战	(88)
十 权势长老	(106)
十一 无锡之战	(113)
十二 酩酊天尊	(124)
十三 幽冥高手	(134)
十四 三十六哑煞	(142)
十五 地牢之战	(152)
十六 有恩必报	(165)
十七 若隐若现	(176)
十八 神捕巨剑	(186)
十九 大手一挥纤力会	(195)
二十 琼酥玉液漫夸奇	(209)
二十一 不过不失教主	(224)
二十二 请你杀了我	(233)
二十三 水莲庵东月神尼	(242)
二十四 混元霹雳九重天	(252)
二十五 长江赌徒军令状	(263)

二十六	不生不灭东月指	(271)
二十七	胜负不足论英雄	(277)
二十八	暗刀伤人金不换	(285)
二十九	穿花蝴蝶闯江湖	(294)
三十	武林三大笨功夫	(303)
三十一	狂花乱絮两相逢	(312)
三十二	酒后真言尊者吼	(318)
三十三	引颈待戮刀见血	(325)
三十四	五大纤手一段仇	(337)
三十五	东方公武燕莫愁	(347)
三十六	浓茶烈酒不相宜	(357)
三十七	美人如玉秋后扇	(372)
三十八	险道仁贵削脸刀	(379)
三十九	云雨难瞒天下客	(390)
四十	金蚕万蛊怎消除	(401)
四十一	势如破竹女英豪	(414)
四十二	混元霹雳九重天	(423)
	后记	(432)

序

江湖代代起风云，
高手苍聚论剑峰，
百里沙场滔天浪，
滚滚红尘乱世情。

江湖战世纪，有人说始于大唐之初。

大唐天下未定之际，英雄各据一方，如斯乱世，正是江湖高手，奇人异士大展身手良机。

乃至大唐盛期之末，乱局再呈。

历代英雄，各领风骚，也各自各精彩，陆续地掀开武林一页又一页绚烂的故事。

自此之后，无数显赫一时的传奇高手，都在战世纪历史舞台上，写下震人心弦，荡气回肠以至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乃至“三少爷的刀”这一代——

天下大势，大致三分。

南有天尊幕府，天尊门以十二天骄楼为主力核心，在一代枭雄“中原天骄尊者”武赤飙统领之下，雄霸江南一带，声威之盛，一时无俩。

江东以至东海一带，看似龙蛇混杂，群雄并起。然而，在大小将军府，无论是小将军邱雪夫，抑或是大将军东方公武，都是在世英雄，再加上“骷髅元帅”古人来，三大枭雄被称为“将帅三杰”，而三人合组之“将帅盟”更是武林中罕见的庞大帮派，若以实力而言，绝对不逊于天尊幕府。

在北方，更有势力日益坐大之权势堂。

“权势八老”，全是力足独当一面的江湖巨擘，更有年青一代好手，诸如“黑白双鹰”任氏昆仲。

同是当代武林举足轻重的危险人物。

此外，六扇门中，“白眉神捕”谭四，与长江各大小帮派素有来往，尤

以纤力会与此人渊源最深。

然而，更令人触目的，却是几位年青奇士。

那是——

“湘江赛孟尝”吕无忌。

“黄河第一狂徒”步浪飞。

“弯刀”小叶，叶虫。

且看——

百里沙场，数英雄人物；

巅峰论剑，看谁领风骚！

一 黄河第一狂徒

秋雨如刀，削肉削骨，更削断人魂。

一叶孤舟，任意漂泊黄河之上，河中水流急湍，小舟宛似随时都会给汹涌巨浪击沉，但舟上那人，只顾倾樽痛饮，对眼前横生险象，竟似不屑一顾。

樽是土气十足，不值一文的劣货，但樽内佳酿，却取自“湘江赛孟尝”吕无忌的“七层酒库”，而且更是第七层的绝顶货色——梦回三更玉露。

只要想起吕无忌，他的眼角就有笑意。

相交十八载，曾共生死二十三趟，抱头大醉无数个晚上，更献血为誓，结成异姓兄弟。

吕无忌比他小一岁，他是大哥。

别说大哥只是要了他一瓶酒，便是要他一颗大好头颅，他也不会眉头稍皱。

好兄弟！好酒！

这酒，已在他身边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十天，在这十个孤独的早早晚晚，他没有一刻不想把酒樽掏出来，喝个痛快。

但怎舍得？

在吕无忌的“七层酒库”中，就只剩下了这几口梦回三更玉露，就连

吕无忌的老父，官拜三品的“铁面知府”吕东唐在六旬大寿那天，想讨一口尝尝，也给儿子婉言拒绝，而落得被人在背后咒骂“不孝”的下场。

原因何在，也就只有舟上人心中有数。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酒，喝少一口便少一口，能保存下来，便保存下来吧……

如此兄弟，往哪里找？他真是令人喜爱得肝肠寸断！

喜爱是喜爱，又怎会肝肠寸断起来？

那是因为惜别离。

抓起最后一瓶酒，扮了一个六岁时最喜欢扮的鬼脸，然后潇洒地自“七层酒库”的第七层，轻轻往地面一跳……

掠过九曲桥，飞越荷莲水榭，别过湘江吕府，也别过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一去如风，头也不回。

步履总有沉重，迟缓的一刻。

当晚，他把一身银两、金叶子，都花在一个快五十岁，老得连牙齿也掉下好几颗的老妓身上。

她叫宫如梦。

宫如梦，也和许多曾经年轻过、漂亮过的女孩一样，有过一段美丽的爱情，和无数美丽的回忆。

但美丽是世间上最难恒久保持不变的东西，她又怎能例外？到了这一个年头，除了一个活像白痴的私生子，她有的只是半身疾病，一身钱债。

她做梦也想不到，就在她打算抱着白痴儿子往井里一跳之际，忽遇豪客。

一个满身酒气的年青嫖客，千不挑万不选，竟在群雌粥粥的烟花之地，把她当作是仙女下凡。

他出手豪阔，要她陪酒，吃饭。

他在狮子楼叫的菜式，每一道菜都昂贵得惊人。

一头黄狗在桌旁走过，他随手一抛，便赏了它半条炖得又香又甜的雪狸腿。

这种豪客，就连宫如梦在年轻貌美的年代，也不曾遇上。

午夜，对弈于怡红院最幽雅的厢房，棋子一黑一白，他和她的赌注却

是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叶。

宫如梦棋艺如何，她是有自知之明的，但连续五局对弈，她轻易地全胜。

眼前这年轻人，哪里是在嫖妓了？她心中有数，说不出的感激。

天未亮，人已去。

他孑然一身，继续上路。

他来自黄河，今天也在黄河。

天下雨，下雨天，雨中的他，不再吝啬谨慎收藏的佳酿，仰首喝个痛快。

有人曾说过：“女人是要来疼的，不疼白不疼，酒呢？哈哈……”

舟上人把最后一滴酒都舐掉了，也许，那一滴根本不再是酒，而是老天爷掉下来的眼泪……但他还是意犹未尽地、吝啬地、贪婪地舐着、舐着。

良久，他终于把酒樽抛入河水中，按剑朗吟：“风雨无凭，愁来筋力衰多少；残柳参差，弹指笑傲十二楼！”

竟是豪迈悲凉，互为兼备。

河岸东方，忽现黑旗、刀斧、战马。

为首一人，胯下战马毛色乌黑，四蹄踏雪，竟是万中无一的“铁甲乌骓”。

此人身长八尺，紫脸红唇，长髯及胸，手中一杆长矛，竟是海底千年寒铁铸造的“一丈天”！

矛虽一丈，力可及天！

这是何等威武的人，何等威武的气概！

随他而来的，都是天骄十二楼的一流好手，总数十八人，再加上他自己——“矛王”卓盖天，无论要对付什么样的强敌，只怕已绰绰有余。

战马在雨中嘶鸣，“一丈天”在“矛王”掌中隐隐呼啸，无穷无尽的杀气，都只为河中孤舟一人而来。

“好一句‘弹指笑傲十二楼’，真不愧是‘黄河第一狂徒’步浪飞啊！”卓盖天的语音，听来并不响亮，但却能在风风雨雨中，把每一个字清晰地传入对方耳中。

舟上孤独客，正是人称“黄河第一狂徒”的步浪飞。

他一身长衫早已尽湿，但身体并不冷。

最后的一瓶梦回三更玉露，不但为他驱除寒气，更燃烧起心底里的无穷恨意。

他是有爱也有恨的人。他的爱，曾毫无保留地献给一个女子，那是江南芳草画堂的主人燕莫愁。

可是，有江南不世才女之誉的燕大小姐，却在两年前因为拒绝了“东楼天帝”寇少烈的邀约，结果惨于无名坡遇袭，更枉死在寇少烈的“东霸无极掌”下。

其时，步浪飞这在北方权势堂总舵作客，全然不晓得自己最喜爱最欣赏的红颜知己，竟然惨遭横祸。

寇少烈满手血腥，难辞其咎，步浪飞誓杀此人为燕莫愁雪恨，那是不难理解的。

两个月后，步浪飞独闯天骄十二楼中的“东霸天楼”，凭掌中一柄“泪痕剑”，足足在楼外楼内厮杀了两个时辰，力毙“左右二邪”、“擎天三将”、更怒歼“刀棒十一魔”，终于面对面与寇少烈展开最后一战。

这一战，厮杀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最后，“泪痕剑”把残暴的寇少烈，斩杀于“东霸天楼”的兵器厅上，据说，寇少烈死状极惨，他的脑袋一分为六，眼耳口鼻散乱地遍八面四方云云。

寇少烈虽死，仇恨未了。

在天骄十二楼，东楼位居要津，寇东霸也在组织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步浪飞以一人之力，大破“东霸天楼”一直自以为是的铜墙铁壁阵势，更把寇少烈无情地斩杀，对天骄十二楼来说，不啻是一剑削掉“中原天骄尊者”武赤飙的两撇眉毛。

武赤飙成名于三十年前，那时候什么“黄河第一狂徒”步浪飞还没出世。

更兼寇少烈是武赤飙的干儿子，这一段血仇，又岂会就此罢休？

江湖恩怨，每每纠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是一代、第二代、第三、四、五代……理由就在于“冤冤相报”这四字。

在斩杀寇少烈之前，步浪飞全然不顾及后果。

在斩杀寇少烈之后，他也不畏惧面对种种严峻的形势。

“黄河第一狂徒”的那个“狂”字，他绝不是浪得虚名骗回来的。

他既可以为情而狂,也同样可以为仇而狂,而且一狂就狂到底,狂得义无反顾。

这一天,是九月十二。

天骄十二楼中的“夺命西楼”主人“矛王”卓盖天,早在一个月前派遣使者邀约步浪飞,午时时分在黄河铗吟渡口,决一死战。

步浪飞一口答应。

他是狂徒,不要命的狂徒。他杀得了天骄十二楼的人,也早已预计,天骄十二楼的人必定要杀了他。

天下没有任何高手能够凭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天骄十二楼组织成千上万的战将、武士。

步浪飞不能,谁也不能。

但步浪飞就是步浪飞,他悍然不惧,在这狂徒心目中,除了那几口佳酿之外,又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了?

该杀的人,他一律杀。

该面对的战斗,他一律奉陪。

他不怕卓盖天,甚至推算在铗吟渡口一战,除了这位“矛王”之外,还有十二楼其他顶尖高手的参与,他甚至不排除“中原天骄尊者”武赤飙也会亲自出马的可能性。

步浪飞绝对没有忘记授业恩师的每一句金石良言。

他是狂徒,他的师父同样是狂徒。

“狂徒君子”张不悔就是他的师父。

张不悔在某些人眼中看来,非但不狂,更是谦谦君子,而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

张不悔曾自立门户,组织了一个“君子帮”,在帮中,他每事循规步矩,不苟言笑,纵使有所争执,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但只要他离开君子帮管辖范围三十里外,他就不再是君子,而是变成了狂徒。

他狂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边关千里追杀克扣军粮的奸臣熊世涛,总共宰了二百六十余名将士,最后在天狼山把熊世涛的肠脏,塞进一名副将的嘴里。

张不悔曾告诉步浪飞:“只要杀了敌方一个人,就得准备毕生与敌方全体上下拼命到底。”

这是张不悔行走江湖数十载的宝贵经验。

步浪飞永远不会忘记。

杀人不一定是痛快的事，反之，杀人往往会带来痛苦不安，甚至是失眠、呕吐，更甚至是精神抵受不了，连自己的性命也赔入了鬼门关。

但总比给人杀掉好一些吧？

步浪飞其实不想杀人，但他更不想逃避。

以是，今天他站在黄河铁吟渡口，面对着卓盖天的挑战，他已把最不舍得喝的酒喝掉，心中再无任何牵挂。

“久闻‘一丈天’大名，今日有幸领教，妙哉妙哉！”步浪飞昂起一张湿淋淋的脸，眼神坚定而锐利。

卓盖天在马鞍上，他的眼神充满着霸气：“寇少烈之死，卓某并不怪你，换上是我，绝不会只是把他的脑袋一分为六，他是死有余辜的杂种。”

此言一出，步浪飞大感讶异。

寇少烈与武赤飙渊源极深，卓矛王身为天骄十二楼高层人物，竟然对已死去的寇东霸作出毫不客气的批评，这等言论一旦风传至武赤飙耳中，届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连步浪飞也不敢想象。

步浪飞讶异地望住卓盖天，半晌后不禁叫道：“就单凭矛王这几句话，已值得在下喝彩！”

他绝不是阵前讨好敌方，更非存心不弱，这番说话，确实是出于肺腑。

世上有值得尊敬的朋友，也同样有值得尊敬的敌人。

卓盖天属于后者吗？

只听见这位矛王继续说道：“今天一战，我为了并不是寇少烈，也不是为了天骄十二楼，而是为了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

步浪飞抱拳道：“愿闻其详。”

卓盖天目中霸气更甚：“这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已杀了张不悔，现在正好给你一个复仇的机会！”

步浪飞傻住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怒叫起来：“放你妈的狗屁，我师父武功，最少在你三百倍以上，你连动他老人家一根寒毛的资格也不配——”。

话犹未了，卓盖天已在手下捧过来的木盒子中，掀起了一颗面色惨白的人头。

他嘿嘿一笑：“拿去看清楚了！”

竟把人头当作圆球，一脚踢飞出去，直扑入步浪飞怀中。

步浪飞把人头抄接在手，定睛一看，果然是师父张不悔的项上首级。

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但也就在这一刻间，抄接在手里的人头，飞散而出的并不是脑浆、血汁，而是一团紫蓝雾气。

人头是假的！这不是张不悔，而是一个歹毒、甚至可说是卑鄙无耻之极的下流伎俩。

然而，这种伎俩奏效了。

那一团紫蓝雾气，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名为“命短西刀草”。西刀草，是一种只有在充满山岩浆气沼泽地带附近才能生长的植物，其毒性之猛烈，就连砒霜也大有不如。

步浪飞毕竟只是初生之犊，他还能不中计吗？一想及此，卓盖天就从心底里笑出来。

看他的外貌，本是一貌堂堂之辈，又有谁能料到，其人心肠之狠毒，心思布置之阴险，竟和他的外表全不相衬，也可算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了。

步浪飞显然已中了“命短西刀里”的剧毒，要杀此人，眼下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

卓盖天不再犹豫，为免夜长梦多，还是再补以致命的“矛招”，更为实际。

“一丈天”是威力无俦的厉害兵器，卓矛王更是一出招，便把“西天极乐追魂十三式”的招数，毫不保留地全攻出去！

这是他自出道以来，第一次把这十三式在一招之间，全都豁出去的拼命招数。

看来，他真的不敢小觑步浪飞。这个号称“黄河第一狂徒”的年青剑手，既有能耐大破东霸天楼，把寇少烈那样的黑道高手活活斩杀，其人的真正实力，就绝对不容低估。

在战场上，卓盖天这种心态是正确的，甚至可说是高明的。

当敌人还没有完全咽气之前，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这是永远错不了的正确态度。

十年前，卓盖天曾亲眼目睹过一件这样的事。

那一年，卓盖天和他唯一的师弟阿劲，奉命深入大盗坞的巢穴，把当

时最凶悍的淮扬八大恶贼，一一杀死。

——经过两昼一夜的追逐苦战，八大恶贼无一幸免，其中一贼，给阿劲用一柄巨斧连砸十二下，左手、双足全部砍掉下来，胸腹也最少砸了好几斧。

——这贼倒卧在血泊中，谁也不认为他还有半点活着的机会。

——但倏然间，这个看来已和一团肉酱没有什么分别的“死尸”，竟然从血泊中弹跳起来，更以口吐毒针，一针便射入了阿劲的喉咙！

——那具“死尸”，终于真的死了。但在完全死掉之前，仍能一招取了阿劲的性命。

——这是极惨痛血淋淋的教训。

——这教训对卓盖天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发誓，绝不重蹈师弟当年的覆辙。

所以，他一出手，绝对不留余地。

就算肯定敌人已死了，也最少再补上三几招，让敌人死得不能再死！

步浪飞已身中剧毒，神智定必在一瞬间模糊起来，只要“一丈天”发挥正常威力，眼前这个“黄河第一狂徒”，立刻就得气绝身亡，到奈何桥上与尘世永远隔绝。

一招十三式，谁能匹敌？

已中了剧毒的步浪飞能吗？

雨如针，入肉入骨，更入愁肠。

狂徒眼前，看见的是矛影如山，想念的却是画堂飞燕翩翩身影。

也不记得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

帘外也是雨丝丝，同样也是大雨过后。

燕莫愁抱来一面白雪琵琶，倚栏轻奏，唱的是一阙“眼儿媚”：“一枝雪里冷光浮，空自许清流。如今憔悴，蛮烟烽火，谁肯寻搜，昔年曾共孤芳醉，争插玉钗头。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

幽幽雅调，悠悠细唱，同样是下雨天，但时光不再，她那曼妙歌声，已成绝响。

千般滋味万种愁。

步浪飞倏地狂笑，但这一笑，笑得杀气严霜，笑得今在场任何人一辈子忘不掉。

卓盖天处心积虑，挖空心思誓杀步浪飞，但他却没料到，他部署的一

切，到头来只是完成了一件他以往从没做过的事。

那是自我毁灭。

矛招不但狠、绝、毒，更贯注着卓盖天毕生功力所聚，在那一招十三式的澎湃气势里，他要把敌人的血完全饮尽。

“一丈天”另一个名字，又叫“饮血”。

但他很快就知道，什么样的兵器，才真真正正配得上“饮血”这两个字。

不是他手中长矛，绝对绝对绝对不是。

是敌人的手。

他从没见过这么快的一双手，直至这双手双双插入他的胸膛，他还是好像没有见过。（因为来势太快）

他至死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快的一双手，更不相信这一双手，可以粉碎他隐藏在战袍内的“金刚护心镜”。

但他错了，而且错得厉害。尽管他一直不敢小觑步浪飞这个年青人，但到了短兵相接最后一刻，他还是落得一败涂地的悲惨收场。

卓盖天瞪大一双怒凸出来，甚至是满布血水（不是血丝）的眼睛，他绝对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是，他却强烈感受得到，步浪飞的十根指头，正在他五脏六腑中缓慢地捣着……捣着……

他要反击，就算死，也得和步浪飞拼个同归于尽。可是，他一身精湛的内力，仿如河水溃堤，不断从胸腹间向外倾泻出去。

别说是反击，就连想发出一阵惊人的咆哮，也使不出半点力气，从他喉咙间勉强可以发出的，只是呻吟。

他绝不相信自己的生命，竟然这样地脆弱。

“你……你没有中毒？……”卓盖天呻吟地叫，这一叫，比他平时在床上接二连三征服几个女人还更吃力。

步浪飞的鼻尖，几乎已碰在他的嘴唇上：“那一颗人头，大概是‘金臂天匠’鲁巧师的精心杰作吧？可惜，有一件事，是你永远料不到的……不但你料不到，我也同样料不到，也许，这便是天意吧……”

卓盖天的瞳孔，真的在流血。他视线渐渐模糊，他感到全身骨骼经脉正在急速地崩溃、散疾，但他还是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嘶声在叫：“是什么事？”

步浪飞在笑，笑得连眉毛也快将掉了下来，“在我看见尊驾之前，黄

河上还有另一艘小舟，小舟上那人，正在小舟上苦练书法。”

卓盖天心里大骂：“放屁！下雨天，谁会在黄河上的一只小艇上练什么书法……”但他力气已尽，嘴里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步浪飞的十根指头，好像已穿过了他的肺腑，从背脊上钻了出去。

但卓盖天仍然听得见这年青狂徒的说话：“那是我的师父，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天气之下，都会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应该明白，那颗假人头为什么骗不倒我的缘故吧！”

卓盖天终于明白了，步浪飞根本就知道人头是假的，既然他心中有数，假人头内的毒药，又怎毒得了早有防备的“黄河第一狂徒”？

果然是天意！天意如此，“矛王”又夫复何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感觉，就是步浪飞的一双手，正缓缓地从他身体里抽了出来。

这一战，十二天骄楼中的“夺命西楼”主人“矛王”卓盖天，战败！惨死！

随他而来一众高手，人人脸上木无表情。

仿佛他们的首领是生是死，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干系。

步浪飞走到河边，把一双染满鲜血（甚至是黏上肉碎和内脏）的手，洗了再洗。

他比谁都更清楚，就算洗得干净一双手，也绝对洗不掉血债，无论是人欠他的，还是他欠人的，都是一样。

就在他已把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河畔又来了一群人。

一群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

美丽的少女，每一双迷人的眼睛都蕴藏着无限笑意，无限温柔。

八条窈窕婀娜多姿的身影，有如穿花蝴蝶，在黄河铁吟渡口左穿右插，她们之中，有乌发长如黑瀑布的，有梳着两条长长辫子的，也有挽起高髻的，各有各的美态，各有各的风情。

在顷刻之前，这里还是杀气严霜，甚至是血光暴现的凶险战场，但她们的出现，却带来另一番完全迥异的景象。

一个衣衫薄如蝉翼，肌肤宛似羊脂白玉的年轻女郎，笑嘻嘻的走到步浪飞身边，轻轻唤叫：“你就是步浪飞吗？”

声音甜美动人，更有阵阵醉人幽香，在她身上沁透出来。

步浪飞没有望向她，只是淡淡地说道：“这是战场，姑娘若不想给人杀掉，就必须先发制人，把要杀你的人首先杀掉。”

女郎娇笑，笑声比银铃更清脆动听：“你看我像个会杀人的人吗？”

步浪飞冷冷一笑：“多情楼上多情梦，梦醒南柯白骨枯。你就是多情楼的‘美梦仙子’费相思？”

女郎明眸闪动迷人的光芒：“真是好眼力，奴家佩服佩服！”

步浪飞道：“为报寇少烈之仇，西楼暨多情楼联手出击，在下不胜荣幸。”

费相思摇摇头，道：“你误会了，寇少烈之死，本来就是咎由自取，不见得十二天骄楼每一个人都会为他报仇雪恨。以奴家来说，我连拍掌欢呼也来不及哩，又怎会找你算帐啦？”

步浪飞道：“卓盖天也不见得对寇少烈有什么义气可言，但为了要在武赤飘麾下立功，在下这条贱命，大概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费相思笑道：“步少侠之言，不无道理，但奴家早已脱离十二天骄楼，又怎会甘冒奇险，去讨好武赤飘这个大魔头？”

步浪飞莞尔一笑，不再说话。

费相思跺了跺脚，气鼓鼓地：“你是不相信我吗？”

步浪飞回头望了她一眼，正容道：“要杀我，凭你还办不到，别逼我把‘泪痕剑’拔出来。”

费相思“哼”一声：“你击杀卓盖天，也只是用一双手，为什么对付弱质女流，反而要拔剑？”

步浪飞不作解释，视线遥注滔滔河水，脚步却渐渐逼近卓盖天的随从武士。

他一举毙了“矛王”卓盖天，但跟随着卓盖天而来的十数骑人马，竟是一直按兵不动。

似乎，他们是留以有待。

及后，多情楼八美齐至，步浪飞心想：“敌人的强援来了。”

费相思，外号“美梦仙子”，她是无数男人午夜梦回的梦中仙子，也是无数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之徒的催命女煞星。

费相思杀人，每每不费吹灰之力。

曾有一个声威显赫的武林大豪，以黄金万两相赠，欲一亲芳泽，结果他的一张脸皮，给人用巧妙的手法，完完整整地脱下来，裱在一幅字画之上。

字画一角，再增添三个秀丽的草书，写的是：“不要脸”。